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定字集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賈鏊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劉能

欽定四庫全書

定宇集卷三

元 陳櫟 撰

跋

跋汪古逸續硯譜

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借斯言勘硯譜
其庶幾乎蘇翰林易簡譜羅鄂州願志所傳聞也有未
審而異辭固宜唐中合積譜今婺源日所為然未必親
履硯坑所聞耳有未審而異辭亦宜王雙溪游研山記

親見宜審矣猶有未審何也家距坑稍遠一游耳雖親見詎能盡究其精詳是以所見猶異辭况所聞所傳聞乎後之人讀所傳所聞之說而謂盡其精詳可乎此古逸汪君續硯譜所以作也君黼溪公之後庭聞本真又館溪頭數年距坑可十里又多得諸義山程君之說程君世家溪頭洞究硯材所自出硯質所以異君又與之不一游歷以實其言庭聞既真親見復當宜乎今譜盡究硯之精詳又盡訂前人之疎舛也見貴親又貴久貴

同貴達程君世家於斯汪君數年館於斯是謂久二君
又偕行致察各精互指各盡是謂同二君皆識見高明
論議精審一說焉一筆焉非昧昧苟且者比是謂達兼
是三四者而有之甫克臻茲吁厥惟難哉聖賢格物致
知之學一一能如譜斯硯則何書不可讀何事不可學
何理不可窮哉抑又謂硯石也證之譜絕佳之品難得
如許亦石中玉也然硯貴適用匪直供玩好而已刷絲
羅紋星若眉等信奇矣苟適用無此可也縱有此懼豪

奪潛竊珍藏不敢用無益也是以識之貴乎達處此亦
貴乎達也梅郡守堯臣詩曰案頭龍尾硯切勿苦求精
謂達已愚敢斷之曰察硯不可以不精用硯勿過求於
精義山傳古逸意索跋僕生無田食一破硯烏知其精
詳讀君譜昭然若發蒙不可無以報遂書

跋五城黃氏族譜

予生於五城與求心諸兄為同隊魚而求心獨為出羣
鶴生雖晚猶幸及見諸先生如黃提幹公雷奮司戶公

雷復制幹公雷利主學公山間蒙賞識若草牕先生智

孫則吾先師也潛元公彌昌則父執而嘗參請焉者也

人徒見一時儒風之盛實甲吾邑豈知甘泉有源珍木

有根未有無所自而偶然者蓋黃氏以儒擢科始於寺

丞公何寺丞之學得之庭聞而印正於表伯叔父棣華

俯竹洲微二吳公寺丞不特以所學淑其宗且淑其甥

洺水內翰程公秘焉東坡有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

師友厚之至也非得諸父兄之教詔師友之講磨則淵

源不正流派必差吾族自陳村遷五城數世矣有從曾

祖父應城尉

唯

擢科從祖父福倅

慶勉

繼乃叔世科福

倅弟貢元應

午

亦領鄉薦黃陳二家之父兄子弟往往

交切互磋重婚疊媾所謂父兄之教詔師友之講磨蓋
兩得之櫟也不肖實亦內得之父外得之師旁得之友
年廿有四始侍親自五城歸陳村於是又與求心諸兄
動隔一舍而遙或別數年而見講磨疏矣科目久歇於
焉聿興同志如主靜義所存方兄已不及見及見者惟

求心求志與余三人耳外乎此非卑諂則驕吝可與談
此者其誰乎兩家子弟天其或者陰誘其衷使得續學
鉢文燈以不墮其家聲乎願也未敢必也求心編輯華
譜諸老平生大概咸在令予序之予不得以固陋辭謹
次第其說而歸之致其景仰因寓其感慨云

太醫院使汪公挽詩跋

古以醫名世必稱秦越人淳于意輩然未始大遭遇且
莫克有終惟岐伯對黃帝巫咸事帝堯以醫術侍聖天

子而二人榮寵後世未有儷者焉今太醫院使大司徒
徽國汪公擅越人淳于之學而有岐伯巫咸之遭玉聖
躬陶和氣功在社稷福被生靈官極一品國建上公明
哲保身榮褒莫二賢嗣國良太守孝誠天至奉襄惟謹
杭俗之塋於水火雖相國京仲遠不免國良卓見超俗
獨不之忍求名術得吉卜於臨安縣之下俞村子西總
管於公父子有通家好聞塋期已逼亟躬執紼不遑廣
為徵些章聞而執筆者僅三十有八人得詩以篇計者

五十有一昔太史論李將軍謂知與不知皆為流涕今公之塋聞者咸挽而哀之何居得非以聖人之身非徒一人之身乃百萬億蒼生之身也公以醫衛聖人之身功在三朝如岐伯對黃帝之間著書而示法萬世巫咸醫帝堯之身陶和而雍熙黎民是百萬億蒼生皆於公乎受賜吾儕皆百萬億蒼生之中一民也其知與不知皆為流涕也宜哉吾友觀萬既序於前盡矣子西蕪俾標為後跋遂不復辭

時思堂記跋

祖考遠矣一氣流傳在子孫之身主宰此身上以承既
往下以開方來者在子孫之心心所感通思是也禮有
五經莫重於祭祭者禮之寓思者禮之本時有久近地
有遠近無時無地而不思不但雨濡霜降報本反始以
時思之而已譬之木焉木之根幹枝葉歷時既久不復
在矣而木之氣流傳於果果之生意鍾聚於仁斯果也
斯仁也所以綿萬木之生生者在是也果猶子孫之身

仁猶子孫之心歟東平張氏為中原望族宦譜繩繩鏗
鉤宇宙間今新安總管容齋先生來牧吾州容德恢恢
涵育民庶一日出二鉅軸問陳某曰吾親墓傍建堂以
奉烝嘗扁曰時思有年矣此諸名士記若詩也子為我
跋之某辭不獲命復於公曰公之身祖考之氣也公之
心之思所以感通祖考而福於雲仍者也公雖宦游四
方去東平先塋千數百里公之心之思無頃忘焉則時
思之堂雖遠在千數百里外時思之心實近在方寸間

方寸之心即堂也是時思之堂隨寓而在也今日宦游
異日之歸朝無一時不思春秋之祭祀無一時不表其
思堂即心而在矣既出身以佐聖天子功成名遂奉身
歸祖鄉拜於斯堂公之心上慰祖考之心祖考之心用
懌乎公之心昔人畫錦之堂寧不遜公出一頭地哉公
家世之詳具見記詩中此不贅

跋朱北軒所藏朱文公帖

文公遺墨獲見屢矣公之大本大原在所著書其餘事

在筆札天分卓絕無往不高游戲於斯上逼魏晉學者
於公之大本原精之熟之則於公遺墨必不但以筆札
視之真若瞻公在前矣於牆於羹仲尼子弓況於其遺
墨乎朱北軒宦藏公此帖屬余跋之余自少鑽仰公之
學老而彌勤今年七十有二倣倖過公一年矣竊述管
蠡之見以致高山景行之思北軒然之否北軒侍郎公
曾孫韋齋家婺源侍郎家休寧地之相去若此其不遠
也昔楊修關西人揚雄蜀人風馬牛不相及修猶謂雄

為吾家子雲北軒豈不可曰吾家文公乎其實藏公帖也固宜

吳端翁詩跋

名範

汴之治至元祐而極學問詩文亦至元祐而極學問造極程氏是已詩文造極蘓黃陳氏是已學問未暇論論詩文元祐二三公同時詩人文士莫不願登其門收名定價一經賞識至今望之殆若神仙中人蘇文定宰績溪時吾邑吳端翁先生登其門因文定而見文忠遂交

後山又見知無為子楊公傑序其詩纔百三十字字字
燦若驪珠端翁遂得與於元祐文獻之傳盛哉端翁終
身布衣知之者鮮幸遇二蘇楊公於生前又幸遇虛谷
方公於身後方公於詩鮮所許可而於端翁詩稱重之
摘選之豈偶然者端翁七世孫彬仲文予甥也予早年
得見端翁詩而敬慕之中年聞虛谷語與予契券惜端
翁詩零落居多今存不能十一耳予竊謂吾邑詩人當
以端翁為稱首次焉者吾宗漫翁尚文質夫宣和間游

太學亦以詩鳴端翁詩中有與陳可大唱酬詩可大即漫翁之父九公丕也自後時文盛而詩絕響迨科舉停而詩復興吾邑以詩見知虛谷者有孫元京愛賞出於罕見褒譽不免過情元京歿虛谷簡曹弘齋始有吳華孫枯之評吳謂式賢孫即元京又於元京詩有枯章瘁句回未之滿之評然後其論始公若端翁之詩典正而無式賢之華豐碩而無元京之枯者歟吳甥持端翁詩請予跋之予年七十有二閱詩文不少矣遂據其詩之

僅存者畧評而跋之以諭朋友之公正者惜不能起虛谷而質之云

跋朱復齋山居雜興四十首

復齋朱君余與別於辛亥之冬年已六十有一其嗜吟如嗜炙今又加四年矣忽寄書及詩報哭兄哭女哭妻憂患頻仍而山居雜興四十詩則優游愉怡如未始有憂患者其嗜吟猶昨日也書中拳拳祝予品題之予方即蔡氏書傳纂錄附注廣其未及未發者于詩殊未暇

也勉賦五言十二韻書卷後而歸之

詩章發乎情惟在止禮義然亦忌酸嘶萎却剛大氣紫
陽見心翁三洒菴服淚疑其憂患餘靈君共憔悴寄我
四十詩四時分四類石湖雜興篇清新無二致不見酸
嘶辭一是怡愉意若未始有憂出人幾頭地倘未善自
寬寧能樂天趣禮義固大閑文章豈小技笑彼拘譚儒
自縛動顛躓老矣葛天民優游聊卒歲

徐氏族譜跋

徐與秦俱伯翳後秦以暴顛徐德而綿偃王廟食於太
末之支縣龍丘今為衢州西安縣民多姓徐氏繼守茲
土者三四人皆自謂偃王後遇廟隕剝率撤而新之徐
氏蕃衍詎止於衢其以德綿信矣今徐君伯英之先府
君月溪翁自謂其先世由括蒼而寓杭又由杭而依吳
氏女兄於吾邑之五城余少也獲識之茲讀雪舂江君
所叙徐氏家乘謂括蒼上世之支派圖因遷徙失亡今
所知僅高曾而上余按括蒼與三衢接壤衢之東南距

處之遂昌界僅百餘里其先世之居括蒼者自三衢而
來必矣抑予又他有感焉山谷先生詩曰白屋可能無
孺子黃堂不是欠陳蕃陳徐之交尚矣我族祖福倅公
之登壬辰第也實出徐公元杰榜下徐陳之交又有此
二公焉福倅嫡長孫義所兄之聚徒講授也月溪之賢
嗣伯英又與予族姪月卿同牕徐陳之交世濟其美月
卿屢傳伯英言需予跋其譜予何忍終辭竊謂陳為虞
鰥後徐為偃王後俱以盛德百世祀者也兩家子弟其

尚以德交相懋哉

跋張普心哭墓詩文

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又豈有無祖之父哉人生於父
父生於祖祖生於遠祖故曰人本乎祖自大父以上至
始祖皆祖也吾身之於父若祖雖有遠近之分一氣流
傳百世一身耳祖父之體魄陰為野土祖父流傳之氣
實在吾身乃至斬丘木以宮其身或薪之貨之以利其
身而視祖父之丘墓曠土為朽骨為與吾身相秦越斯

人也不學無識故耳豺獺之不若殺觸松之鹿之獸之不若非人矣我為人之子孫而伐祖父之墓木天理昭昭必生不孝子孫以伐吾墓木且又甚焉恐將如所謂不得蓬顆蔽冢焉若是者將無木可伐焉吁不忍盡言矣貨墓木者為不孝買人墓木者為不恕我利人墓木而買之人亦將利我家墓木而買之天下之惡一也知惡之而推如心之恕者不為也遐思及此其忍買諸乎伐墓木者有禁世有不畏法者則此說窮伐墓木者必有

禍世有不畏鬼者則此說窮以天理感之曉之庶乎其
可聞此而尚不知戒是化為禽獸化為鬼蜮無人心天
理之徒吾蔑如之何也已讀德興張公普心哭墓詩文
哀其祖廸功少府之墓木遭子孫赭之無餘而以言辭
泣血告之其意良可悲也聞予名寄聲求予跋予何言
哉姑髣髴蘇長公四菩薩閣記意以天理感曉之焉耳
外此何知焉抑予聞朱文公居建陽投牒婺源訟族子
之伐祖墓木者其人就逮告邑宰曰某信有罪矣編修

久不歸省墓庸非罪乎宰以此言復於公公聞之曰某之罪也復於宰請釋之亟歸展墓嗟夫晦翁之事普心所當警省而效法之也其終子之身歲時必率羣從以掃松楸護視惟謹積孝誠哀思以感動之母徒追咎其既往焉其與以空言聒之者相百矣敢竊取坡公意以為普心族人告而直以朱子事為普心告普心苟然之其有復於我

跋無礙子言性錄

學莫貴乎通通之反則為礙學至於無礙則通矣通則情可約性可適而言性純乎無弊矣無礙子早則師孔孟中嗜佛老一日出言性錄巨篇示余余亟展亟誦知其欲融儒老佛而通之期於性天之周流無礙如孔顏之所謂樂老莊之所謂超然逍遙游佛氏之所謂觀自在云者此意良可嘉夷攷其躬行則又往往以桃笙方牀梅花紙帳之單栖自約自適視世之溺其情梏其性蔽錮於利欲膠漆盆中者超出萬萬茲其所謂通而無

礙者歟然言性之云云則必純乎洙泗鄒嶧之淵源而後通萬世而無弊無礙于五十之年今方過五其於學博而將返之約老成定見安知其不為橫渠之晚逃佛老而終師孔孟也哉余方有望焉則又當泚筆以俟

跋東坡中山松醪賦

天生坡公如生千歲之松本欲使之棟明堂柱清廟也神宗欲用而未及宣仁用之而未終乃卒厄於羣小元祐八年癸酉六月以端明翰林侍讀二學士出知定州

定州古中山國也公自此遂收朝蹟不復升而貶竄顛
隳以死矣是何異燧棟梁大材使效燭火小用而卒將
煨燼泯滅也哉公制松醪而賦之蓋托物以自傷非徒
區區於一松而已也吾嘗謂棟梁之材與麴蘖之醴古
人皆以喻輔臣事業公如此松進不得為棟梁退乃收
薄用於酒醴是醴也固上不得為傅說中不得為曹參下
亦不得為周瑜勁節滋味蓋所謂終然不可口者坡公
性氣殆酷似之無怪其在熙豐不容於熙豐在元祐不

客於元祐也公以癸酉十月至定紹聖元年甲戌六月
自定安置惠州十月至惠二年乙亥公在惠四年丁丑
閏二月再安置昌化六月過海七月過昌化公畱定七
八月耳計此賦必作於紹聖元年五月以前今觀公自
書此賦後題云紹聖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書是又乙亥
歲在惠所書也不特坡公進退亨窮判於此時即宋一
代之理亂興亡虛實判於此時公賦有曰遂從此而入
海渺翻天之雲濤後四年果入海豈先知耶抑語識也

耶後乎此時為元符為崇寧宣和靖康三十四年而有丙午丁未之禍矣公雖不言然識者見諸賢之受禍如此豈不能逆知其必然耶自此紹聖乙亥凡見第四乙亥而後宋再亡蓋一百八十一年自紹聖乙亥距大德八年甲辰實二百一十年大德七年癸卯予館寓江潭葉君家有坡公手書此賦絹地黑茸綉之遠望如真字體端重雅潔如覩正人君子之容使人愛玩諷誦不能自已越明年三月又飲此賦之旁遂想坡公當時之

所傷感併述吾曹今日之所追感者而為之跋嗟夫此二百以上年大賢之奇文妙畫也猗歟主人為我寶之

程松谷孝經衍義跋

名鼎道

文公集註謂孟子每事道性善必稱堯舜以實之性善以理言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也公著小學書立教明倫敬身列於前而實立教實明倫實敬身備載於後必質之聖賢往行以實前言深意與孟子同今吾友婺源松谷程君孝經衍義載經文五孝而采堯舜禹湯文

武之孝以次及於歷代明君賢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著其行事以實之庶幾人知仁孝非徒空言聖賢的有實事而不懈於取法也此意古矣與孟子朱子之意其歸一揆者也文公既成孝經刊誤又欲掇取他書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為外傳而未之及勉齋黃公嘗繼公志編之松谷想未之見而所采有暗合者尹和靖謂伊川躬行皆是易其作易傳只是因而寫成耳松谷予同門友也丙寅丁卯間松谷學於草牕黃先生之門時服其先

君子之服予目睹其書銜恤二字於扇蔬食終三年平生心敬心服之今讀其從孫之跋謂松谷嘗刲股救親執喪水漿不入口三日哭哀於墓有虎食吠犬事予為松谷心友今甫聞之松谷不言而躬行尤可敬也松谷此編發明士之孝拳拳有望於吾黨之士謂講之明則知之真知之真則行之力固然矣愚猶謂知之既至行猶當力降而庶人之孝人雖庶也行則士也詩云釐爾女士謂女而有士行者庶人能孝非庶人而有士行乎

庶人未嘗學問天性之美自能行之士嘗學問必能考
聖賢之成法而或有愧於庶人之孝行且不可以名人
矧可以名士乎愚尚欲松谷采真文忠公孝友堂記不
知孝者不論知孝而不知友非孝妻子具而孝衰於親
異姓婦人入門而賊同氣之愛以戚其親世之犯此者
尤可痛也由此類推凡虧行辱親等以次著之庶有益
乎松谷長余五年今行年七十有七矣夫婦偕老賢子
孫滿前且見曾孫若干人矣一家一宗蒸蒸仁孝抑又

生理優裕於前人間全福幾備膺之天之報仁孝君子
端不誣也松谷此編以實躬行發實議論盡刊布之使
家得置一通講明躬行之其於興仁興孝之風豈無小
補云

跋朱草庭程文

默軒朱君彙其先君子草庭先生程文若干篇求諸名
公序之亦徵於予予勉強應命於今十有六年已失之
再徵於予予文稿數帖辛亥所寓不戒於火皆歸煨燼

不可復識默軒委予重作言諄諄不置嗟乎亦奚以如
羽斯輕之言為哉曩歲所云大畧謂科目舊法重困英
雄草庭以寶祐癸丑入賢關洎舍成法解褐於咸淳甲
戌戰藝數十場歷二十有二年甫教授姑蘇鼎命革矣
時科目未興其言感慨如是而止今科目聿興悉更舊
弊題不斷章文不綺靡一是皆以明經為本土能精熟
四書為典雅不崖異文字摘髭即可第草庭家學淵源
自岐山先生理學來岐山之學草庭善繼之辛苦始一

第草庭之學善繼之者獨不在默軒及羣從及諸孫乎
會且咄嗟而第與草庭後先相輝映此君家卷內物果
熟岐山草庭之學是區區者不余畀乎若夫草庭之作
真所謂省監程文簡而無傲等篇膾炙人口其美不待
贊晦庵跋李白詩謂今人動輒作詩何曾夢見太白脚
版耶予於草庭程文亦云

跋汪季澄所藏四皓觀泉圖

昔人碑四皓廟謂其避秦知亡安劉知存拒高祖命知

退應孝惠聘知進稱其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合易文
言所云者今茲好古君子示四皓觀泉圖有龐眉四大
老風清樾翫寒泉意態翛然其采芝商山時歟易貞悔
皆坎凡十六卦取象於泉惟蒙為然大賢之出處進退
當法易之蒙泉時止而止合斯泉之坎止時行而行合
斯泉之流行退而處體蒙以育德出而進體蒙以果行
四皓之觀泉其出處進退於泉允符於洗心之經非惟
知乾道之進退存亡亦有得於蒙泉之流行坎止其愛

觀斯泉也固宜山泉汪先生如泉及物嘗仕矣未盡其
用家藏此卷以示孫曾深意端有在時焉未遇體蒙泉
以育德時之逢也體蒙泉以果行不果於忘世而果於
濟世蓋如四皓之觀泉以審出處之誼乎拳拳忠愛願
與堦庭蘭玉共勉焉謹書卷後而歸之

跋批點周禮訂義

泰定甲子六月七日敏求寄示周禮訂義首冊余細觀而深
喜之承謫以點校自後屢借屢換凡三載始足點校亦

始畢此本刊刻甚拙而多誤揆之理而可是正者固多以意會者亦不無齊稷下諸儒有言曰學問如何觀點書又聞前輩有言曰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由前一說言之余固不敢以學問自居由後一說言之余亦不敢以纖塵自必敏求其明鑒而恕待之

跋韓昌黎畫圖

昌黎韓公之左遷守潮陽也行至京兆府藍田縣藍闕即秦嶢闕示姪孫湘詩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闕

馬不前善畫者繪為圖山嶺重叠雪景模糊人馬行其間俱有畏寒凌兢狀觀之令人悽然公學正識卓守堅論嚴欲水火佛骨忤憲宗意謫為此行雨雪霏霏僕痛馬瘡亦良苦矣公鐵石心肝當自忘其苦姪孫湘遠來追送之湘即公兄子老成之長子也公祭老成文曰長而予待其成有恩於湘深矣示以詩欲託以死可嗟也已余謂公之堅貞節操有似屈平之放逐憔悴斷冰積雪與蘇武之出使絕域齧雪餐糞其於湘也疇昔有春

生之仁湘之於公也今茲有秋肅之義其精貫天人行
絕今古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當懦立而薄寬焉又怪夫
後來好事因此詩所云傳會謂湘有仙術開頃刻花於
牡丹上現前詩二句按唐史及諱行錄湘字北渚擢長
慶三年進士第官至大理丞不聞其好仙也味公此詩
畧無花上嘗現詩句意觀者其無惑於無稽之言

跋汪子磐詩

予不及識汪定齋而識之文字間魁鄉舉陞賢關登南

省一是皆以窮經為本而為官樣程文以範後進者定齋之子復心承詩禮之傳以明經深其淵源而卷波瀾入於詩予讀虛谷方先生所謂瀟洒吟稿序知之復心之子子磐詩尤清雋其本本源源可知也予族姪定父持其稿示予欲予一言夫贊頌子磐定父盡之矣余何容言雖然愛莫助之何可以老生常譚並自疑沮昔朱子復程允夫書深欲其以語孟三百篇為作詩本源自子磐於經必所素通盍更以祖父所精通者為法則由淵

源而波瀾其於詩特餘事耳豈止為今詩人之詩而已哉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六經詩文之海也子磐登海雲亭之詩曰靈若不自多嗟哉彼河伯則亦既自知之予言贅矣

書孔明出師表後

周公作周禮以冢宰統宦寺官府一體也前漢此意猶有存者鄧通文帝弄臣丞相申屠嘉得召而欲斬之宣帝以後體統寢壞近習之權重於宰相後漢卒以宦寺

亡官府不一體故也孔明深識治體故慮及此其後孔明既沒所薦忠賢蔣琬費禕董允相繼秉政皆能確守此意後主猶賴以存諸賢皆沒陳祗進而嬖倖黃皓用事後主遂亡惟不能遵官府一體之戒以至於此哀哉東坡曰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出師一表與伊訓說命相為表裏朱子曰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坐見其數盃後每歌孔明出師表前輩於此篇尊尚如此豈苟然哉

書蘭亭記後

王逸少東晉人才之傑出者耶一時宗尚老莊清談無實獨論建識時務且嘗沮桓溫請遷都之議斯人不多見也此篇以一死生齊彭殤為誕妄蓋闢莊周矯流俗不但文字之工而已

字訓註解跋

番陽程蒙齋小學字訓朱子目以大爾雅然止三千字蒙齋同邑董介軒嘗為注釋沈毅齋以程訓未備增廣

之吾邑程徽庵猶以為未備合程沈所訓又增廣焉其
條百八十餘且自加註釋愚嘗謂幼學未可貪多能熟
大爾雅而通之此進聖途第一步由此漸進始可久徽
庵視介軒所釋精深初學恐未易及舊據管見釋之一
是以明白為貴使童習者一見了然其於性理入門不
為無助雖有傳者未廣也延祐乙巳春介軒從子季真
來見謂聞之松峰璩君字訓至徽庵而大備惜未之見
予因盡出之相與篝燈細玩信其為宇宙間精妙之書

季真謀會梓板行此意甚佳遂舉以授之又問之吾友黃求心行史徽庵初刊之臨汝時無吳竹洲論說其孫刊之家塾始自增入即今所授本也其說甚少亦無所悖姑仍其舊觀者宜知之云

書程與京祖雲山翁所作風月二竹卷後

墨君妙處余不能知老筆蒼古於故紙一枝一節間想見其玉戛擊金瑣碎全勢則亦頗知之與京示其祖雲山翁風月墨竹二幅謂翁游戲於此落人間者不少而

家無一筆藏焉乃今質肅

質肅公權邦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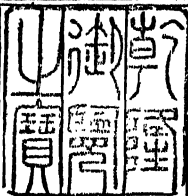
聞孫割所愛還以畀

和璧歸趙青氈復王不足言矣予謂文與可蘓長公竹非不高然寶之不如寶此何也此尊先祖遺筆也為人聞孫欲見其祖不可得見其祖筆墨之一二玉立長身宛如見其祖然嗟夫與京其永寶之哉

題觀奕圖

王質觀奕而斧柯爛有味乎其觀之也或為之圖或臨之木或勒之石使千百年後彷彿見之誠韻事也有朱

升者從賓暘江君購得此紙精神聚於枰局木石發其
風致行役匆遽中把玩不忍釋使手有柯其不爛者幾
希



定字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定字集卷
五四

詳校官中書臣賈鏊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劉能

欽定四庫全書

定宇集卷四

元 陳櫟 撰

考 辨 論

中星考

堯典中星與月令中星候之必於正南午位則同而其象與星宿不同所以不同之由有四焉曰古畧而後漸詳一也堯典以中氣月令以月本而不專以中氣二也歲差三也晷刻之難定四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其形之員如彈丸其覆地之形如覆盂其旋繞也如轉轂天半覆地上半包地下二十八宿亦半隱半見隨天而旋焉天左旋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亦左旋一日繞地一周而比天為不及一度積一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日與天會故占天者於節氣初昏之時候某星中於正午之位以審作歷之差否古今一律特詳畧不同爾不必拘於南面聽治視時授事之說今術家欲辨方位必先定子午針以為準亦其遺

法中星無刻無之特白日不見他時無準惟於節氣初
昏之時候之正午為便爾是故中星二字始見於孔傳
歷象日月星辰之下前是未見也堯典候中星之法歷
一月而中星移次歷三月而中星移方地之四方一定
不易而天之四象十二次二十八宿運轉不停惟春分
星鳥南星昴西星虛北星火東天位與地位合春而夏
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矣所謂中
星移方者如此倣此而推他皆可見堯典中星惟虛昴

以二十八宿言星鳥取四象星火取十二次互相備也
子午卯酉四正之位四星勻停降而求之月令入降而
求之漢晉志三統元嘉等厯分至中星不皆相對聞之
先覺曰堯即位於甲辰其二十一年為甲子甲子冬至
日在虛一度而昏昴中盛矣哉此天地間貞元會合之
運曠數千載而一遇者也月令視堯典則漸詳矣其果
精密與否未可知也堯惟舉四仲初昏之中星月令則
十二月備舉之堯典中星舉四象十二次月令專舉二

十八宿且患井斗度濶而別舉弧建以審細求之堯曲
惟求之初昏月令則併求之旦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見
中星去日遠近之度焉朱子嘗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
便是天體以是知中星之轉移即天體之轉移也定一
歲之運實本於日之行度春秋分百度冬至一百一
十八度率一氣差三度分至之相距必六度故增減每
十八度此法之由來必已久矣堯曲雖畧然實出日餞
納日夏至致日行之惟謹且星鳥星火星昴星虛必冠

之以日中日永日短焉非求日之所在以定中星乎月
令四仲月中星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牽牛中冬昏
東壁中鄭氏曰呂令與堯典異舉月本也漢志亦引月
令章句謂中星當中而不中或不當中而中進在節初
自然契合且又有一證三統歷後晉志冬至中星皆在
奎度宋元嘉歷方退至壁八度爾豈有呂令時仲冬已
昏壁中而漢晉乃反在奎之理月令仲冬惟舉月本也
此所以昏東壁中也然唐孔氏曰月令十二月日之所

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大畧不細與厯齊同其昏
明中星亦皆如此昏明中星在一月之內有中者皆得
載之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
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
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昏早見而旦晚沒暗者昏晚見
而旦早沒所以昏明星不可正依厯法但舉大畧爾長
樂陳氏亦曰月令中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互見也以
此二家說言之則月令中星亦未可斷以為盡舉月本

也兼之歲差之說尤所當知而經解家之所鮮知漢唐二孔皆不及此至三山林氏朱子蔡氏始引差法以論經蓋天度於零分而有餘歲日於零分而不足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古厯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遷改以合其變至東晉虞喜宋祖沖之隋張胄玄始用差法率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倍之為百年皇極厯酌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雖近之未精密也唐李淳風不主差法一行

力辨其非謂自周迄春秋季日已差八度漢四百餘年
日亦差五度矣今又叅之大衍歷及近世景佑新書又
謂八十三年日差一度近年叙會天歷者又謂今不及
六十年輒差一度雖歲差年數難以一說定之而歲之
必差可知矣況古今昏刻又自不同日長至六十刻短
至四十刻古也後乃謂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既入二
刻半而昏一刻之間中星常過三度半強而昏明之刻
乃爭五度使分至之日或天氣有陰晴明晦之殊則星

之出沒必有遲速難準之異乃欲拘拘以辨千古中星
同異難矣哉且是說也一行常慮之矣其說曰何承天
以月蝕衡步日所在又驗以中星漏刻不定漢世課昏
明中星為法已淺今候夜半星以求日衡雖近於密而
水有清濁壺有增減或積塵所壅則漏有遲暮臣等頻
夜候中星而前後相差或至三度愚讀唐書至此未嘗
不喟然嘆曰嗟乎以昏難求而求之夜半夜半有刻漏
可憑若可定矣而又病於水也壺也積塵也以及至於三

度之差夫三度之差幾一刻之差也厯家用心至此亦良苦矣厯家有厯書有渾儀且世掌天官從事專且久而候中星之難尚如此今吾儕僅據諸經史而以方寸之天想象圓穹之天乃欲定千古中星之同異信難矣哉草卦之大象傳曰君子以治厯明時厯之必不容不革尚矣唐二百九十年厯凡八改近世率二三十年厯必一改惟不免於差也是以不免改革以與天合使古厯可膠固守之則何取於治厯何

足以明時哉由是言之則呂令上距堯時幾二十年仲冬日自虛宿而退至斗中星自昴宿而退至壁無怪也其不能不異者不特難辨亦不必辨也抑又有感焉堯甲子歲冬至日在虛一度昏昴中歷三代秦漢唐迄今日愈益退今大德乙巳距堯甲子三千六百四十有二年而冬至日在箕昏營室中日在虛退至箕凡涉五宿中星自昴退至室亦涉六宿以歲差中數七十五年差一度約之則二萬餘年後冬至

中星始又退至昴宿而與堯時合矣而誰其見之論至此豈不曰俛仰終宇宙哉豈可不遐思而永慨哉

河圖洛書辨

夫圖書何物也易範之原也圖數十故易有天一至地十之文書數九故範有初一至次九之疇此說自漢以來未之有改也獨劉牧自出意見無所祖述妄從而易置之先儒辨之非不明也今人盡排諸儒之說而力仍

劉牧之誤何歟詳今人立說之由必因見河圖之火數
南水數北木數東金數西適與後天之離南坎北震東
兌西者合遂從而苦索之又見圖書聖人則之之文以
為圖書皆為易之原此聖人字乃指義文謂夫子不應
說易而及範不應舍文王而及禹也遂揭大傳之說為
之主而以先天後天之相配者證成之其論亦巧矣然
不可以洛書先河圖也遂不得不易置之雖有諸儒之
說亦盡排之而不顧而吾就其說推之有大不可者一

有不可通者六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
發夫子之十翼因卦以發易之餘蘊凡可以推廣證驗
者皆及之非拘拘於卦畫而已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
之云者亦泛言聖人之作易範其原皆出於天而非出
於人蓋因易而推說及範非專指易也詳觀此處上文
如定吉凶成疊疊者莫大乎著龜豈易中亦有龜之法
乎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亦泛言著龜圖書之類耳又如
以卜筮者尚其占與易道四之一豈易中亦有卜之法

乎易有著筮而無龜卜則河圖而未及洛書今夫子因
著筮而泛及龜卜因河圖之易而泛及洛書之範庸何
傷乎又況先儒明言書亦可以為易圖亦可以為範伏
義但據河圖以作易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大
禹但據洛書以作範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是
河圖固易之原而洛書亦未始不可與易合也今人但
以河圖洛書與先天後天之易有可相分配也何不可
之有亦何必易置圖書而後為愜乎大傳曰天數五地

數五至而行鬼神也晦翁以為此一節夫子發明河圖之數也今人亦易置之是以此為發明洛書數矣如此則是義本河圖以畫卦夫子反無一言發明之而獨累數十言發明洛書之數毋乃論易而昧其原乎孔安國謂龍馬負圖出於河義本之以畫卦神龜負書出於洛禹本之以叙疇此說與大傳之說未見其相悖前漢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受晦翁豈輕祖述之未易此言也劉歆經緯表裏之說甚精且妙班固不過述之豈飾為

經緯之說乎十為圖九為書自關子明邵堯夫朱晦翁
蔡西山諸儒言之詳辨之精確乎不可易也劉牧之說
托言於希夷亦猶麻衣道者自附於希夷之類耳豈足
信乎不特此也晦翁慶元丁巳春書閣皂山河圖洛書
後云因讀大戴禮又得一證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
三一八之語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
數為洛書文矣是又九為洛書之一大證驗也今人其
亦聞之乎凡今人之為說易置圖書乃其受病之根也

大不可者一也伏羲之則河圖以作易蓋虛其中之五
與十而不用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
以一二三四為五六七八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
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若夫
先天八卦圓圖之方位不過以八卦橫圖中分而圖之
耳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以其自然之序言之
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也即此
橫圖中分而圓之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自南而東巽

五坎六艮七坤八自西而北是也此乃三爻之圓圖若
又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之圓圖則可以知六陽六陰
之消長天根月窟之往來啟蒙所列諸圖莫妙於此其
所以畫先天八卦之圓圖亦以見六十四卦之圓圖之
所從出且亦以對後天八卦之圓圖耳非必伏羲之有
意於則河圖以為此圖也使伏羲之畫卦作易不過如
今人之說規規然則九數之洛書勾加生受以為圖不
亦淺乎此其不通者一也自康節以來皆謂十數為圓

者為河圖九數為方者為洛書今人易置之乃以十數者為方九數者為圓殊不知河圖有四方而無四隅其體所以圓洛書有四方而且有四隅其體所以方但河圖虛中而不用其數偶體雖圓而用則方洛書用中以為主其數奇體雖方而用則圓今人專以十數者為方九數者為圓豈不見古詩之云乎安得雙車輪一夜生四角無角則圓而行有角則方而止此特文義之小小者耳從來畫圖書者於洛書則列四奇於四方列四偶

於四隅而方之體自見今乃規而圓之於河圖則列一
六二七三八四九相得之數於四方而缺其四隅而圓
之體自形今乃以陰陽變化等字補而方之是不顧理
數之是非而惟傳會於筆墨之牽補耳此其不通者二
也自諸儒以來皆謂河圖為體洛書為用今人雖易置
之而體用之說不易然謂圖數四十五體數乏書數五
十五用數贏竊謂體數無乏之理用數無贏之理體者
全體之謂不全豈可以言體是體數不可乏也特用數

或可乏耳體以立其常用以達其變體數贏者其常也
用數乏者其變也大衍之數五十非體數贏乎其用四
十有九非用數乏乎譬之人有四體不可缺一是體不
可不全也及其用是四體也手既持足或可以不必履
足既履手或可以不必持是用可以不必拘於全也今
人既易置圖書故不得不以體數之節四十五之少用
數贏飾五十五之多耳此其不通者三也自諸儒以來
皆以河圖為相生之五行洛書為相克之五行今人相

生相克之說不殊但易置圖書遂謂伏羲則其相克者
以為先天之易文王則其相生者以為後天之易竊謂
先天未入用後天始入用耳先天立其體後天達其用
先天著其常後天通其變有體而後有用有常而後有
變有相生之五行而後有相克之五行無緣伏羲反取
相克者以為先天之易文王反取相生者以為後天之
易何先後體用常變之顛錯乎義本河圖之相生以作
易故易明言生生之謂易天一至地十易明列之未嘗

及相克之五行也禹本洛書之相克者以作範而六府
明言水火金木土五行相克之序惟禹言之外此未之
見也此又一大證驗也今人惟易置圖書故其誤也如
此此其不通者四也五位相得啟蒙釋之甚明不過以
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五位相得未及乎畫卦也
今人取以分配乃謂震巽相得而東兌乾相得而西而
於坎則謂自得而北也於離則謂自得而南也於坤艮
則又橫貫於中何經皆言相得而今人乃杜撰自得之

說此其不通者五也九數之洛書戴九右七六八其足也今人取以配先天之卦位九居上與戴九合七居右與右七合而六居下是移右足之六而居履一之地八居左是進左足之八而居左三之位毋乃進退改移之不均乎此其不通者六也凡今人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雖不無奇巧之可喜而多有牽合之可非不若不必易置圖書不必獨出洪範但謂後天之卦位適與河圖之數合先天之卦位以四象言亦與洛書之數依稀有合

者以見圖書與易經緯表裏會合之妙如此乃先儒所未提掇者則其有功於圖書與易亦不小矣何必犯此大不韙闢倒集諸儒大成之晦翁乎義則圖作易禹則書作範此圖書正說也圖亦可為範書亦可為易與夫今人分配等說此圖書衍說也今人因衍說之一二可通者而遂廢正說之無往不通者其失之遠矣易有地十何說而謂義之易非出於十數之圖乎疇無次十何說而謂禹之範非出於九數之書乎古今道理之秘自

晦翁出何微不顯何幽不闡矣劉牧生乎晦翁之前而
為此論無責也今人生乎晦翁之後而為此論欲免其
責難矣哉今人之說惟其有前之一不可是以有後之
六不通使賈長沙聞之寧不又曰可為痛哭者一可為
長太息者六哉

置閏辨

講閏之法大約以一歲之氣盈朔虛言之至於一月之
氣盈朔虛一日之氣盈朔虛或者畧言焉殊不知積分

以為日積日以為月此一月一日之氣盈朔虛皆不可得而畧也月得三十日歲得三百六十日以歲數均之氣節分至所由生以月分之朔望弦晦所由生也日一歲而與天會月一月而與日會則是月一歲之間十二會也以月之會約歲之數故歲有十二月節一節之數以三十日約之而有餘此氣之盈也一會之數以三十日約之而不足此朔之虛也日與天會而過三百六十月與日會而不及三百六十合之而一歲之閏生焉是

故積月成歲積日成月在歷為日在天為度而日者積
餘而成之度者積分而成之此古閏法之大畧也請詳
言之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一
度九百四十分度之一者二百三十五分也周天之度
以分計之得三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五分以此數析
為二十四為一歲之間二十四氣每一氣得一萬四千
三百五十六釐以日之九百四十分計之得十五日餘
二百五十六釐二毫又以餘分分入十五日之中每一

日得零數十三分七釐八絲三忽是為一日之氣盈也
積六十有八日得九百三十二分一釐六毫此兩月之
間近乎盈了一日所欠者七分八釐三毫是為每月之
氣盈一歲之間所盈五日零餘分二百三十五月每日
行十三度九分度之七其十三度九分度之七計三百
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絲七忽積月之行以分言之該
一日行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六分三釐以二十九日四
百九十九分計之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以此均

作三十分每九百四十分中間虛了四百四十一分不能成一日將所虛四百四十一分分入三十日之中每一日虛一十四分七釐是為一日之朔虛也積六十三日摠虛九百二十六分一釐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只欠十三分九釐而已此兩月之間近乎虛了一日是為每月之朔虛一歲之間所虛五日零五百九十二分合一歲之氣盈朔虛得十日八百二十七分三歲一閏之外多三日一百二分五歲再閏之外欠四日六百二十

三分八歲三閏欠一日五百二十一分十一歲四閏多
一日五百二十一分十四歲五閏多四日六百二十三
分十七歲六閏多七日七百二十五分十九歲七閏得
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若三年不置閏則春之一月
入於夏而時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
故帝堯之有天下也拳拳以閏法為義和告而曰以閏
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其旨甚深矣夫

辨素問祝由

按素問移精變氣論古之治病惟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註云移移易變改變皆使邪不傷正精神復強而內守也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移精變氣無假毒藥祝說病由不勞鍼石而已新校正本按全元起云祝由南方神愚謂以祝由為南方神似祝融聲轉為祝由固為缺文碍理以祝為說亦於理不通書泰誓篇曰祝降時喪孔氏註祝斷也今以祝訓斷謂當斷絕其受病之由足矣引書註以釋素問頗自為得一醫者聞而不然之

謂醫家自有祝由科如後世廟祝之類以祝為禱祝詛
祝之祝其義若通然禱祝詛祝自是素問之大禁如曰
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
巧註云志意邪則好祈禱又曰是祈禱禱祝何所施於
醫療之際孔子曰某之禱久矣古人疾病行禱五祀乃
臣子迫切之至情豈醫家事耶借使有祝由科如符水
之類亦是無知者之所為妄引祝說病由之句以文其
奸偽耳註素問者不審故此等之繆妄何足信哉祝斷

受病之由正與上文移精變氣相照應轉移自己之精
神變改其所感受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而斷絕其受
病之由則其病自己如病由於寒則斷其寒而煖之病
由於熱則斷其熱而涼之祝斷其由所謂拔其本塞其
源意義豈不顯然明白乎

論滅沒

古者以中氣所盈之日為沒沒分皆盡者為滅開元歷
以中分所盈為沒朔分所虛為滅總終歲沒分謂之策

餘終歲減分謂之用差皆歸於揲易再扐而後掛也愚
謂月得三十日歲得三百六十日以歲數均之氣節分
至所由生以月分之朔望弦晦所由生日一歲而與天
會月一月而與日會則是月一歲而十二會也以月之
會約歲之數故歲有十二節一節之數以三十日約之
而有餘為氣盈一會之數以三十日約之而不足為朔
虛其盈積而成沒其虛盡而成減而一月之閏生焉一
歲之沒率積五日而有餘一歲之減亦率積五日而有

餘以三百六十約之則沒者日與天會而過三百六十之數也減者月與日會而不及三百六十之數也合之一歲之閏生焉是故積月成歲積日成月在歷為日在天為度而日者積餘成之度者積分成之治歷者莫先於調日法也日法既調然後日月會合可得而審氣朔盈虛可得而定大抵六十三日逢減六十九日逢沒東坡韓公碑詩云減沒倒影不可望不過只作連綿字用耳謂韓子文章道德之尊減沒于日月倒影之上不

可得而仰望耳與歷所謂滅沒不相關也

論詩歌聲音律

樂之生成純乎天難以出於帝世者望後世也夫樂由天作者也所謂天者何也樂之生原於人心之天而樂之成協於造化之天也本於性情則謂之詩詩實出於人心之天歌也聲也皆其發舒而不容已者而稽之度數則謂之律律為生氣之元造化生生不窮之天寓焉由斯而播於音則樂之生也斯成矣詩出於心聲萌動

之天而律根乎陽氣萌動之天皆自然而然而非人為之使然故曰天也此有虞以樂教命后夔所為純乎天而獨盡善也後世亦知樂原於詩而當協於律矣奈之何所謂詩者已不古而所以求之律者尤非古其想望虞帝之樂以為何如也班固志漢禮樂而援虞廷命夔之辭固為知所宗者然帝世純乎天之樂則豈漢之敢望哉愚觀詩為樂之所由生而歌與聲形焉律為樂之所自成而音諧焉當時之詩如上而喜起明良之歌下

而九功之歌康衢之謠皆是也而其詳不可得聞已當時之律則律度量衡之同六律五聲八音之聞如是而止其詳亦不可得聞已然樂生於詩之天而成於律之天則命夔之辭精密該備萬世之下言樂者其誰能外之帝世之人心志一於正理之天詩之吟詠性情皆天也情動於中而形于言言而既形矣言之不足不容不永歌之歌而永也必有長短之節其聲亦有高下清濁之殊而宮商角徵羽之聲依歌之永而形焉故歌聲之

長而濁者為宮以漸清且短則為商也角也徵也羽也
斯時也歌者詩之歌聲者歌之聲此樂所由生而本之
性情之天者未可以樂言也必由人聲而播於樂聲散
於金石至草木之音斯可以樂言矣然叶人聲而使之
和豈人力所能與於斯曰是有稽之度數之律焉乃聲
氣之元而純乎造化之天者也律之起自伏羲黃帝以
來尚矣以陰陽分則陽律陰呂以陽統陰言則均之為
律律雖十二也然黃鐘一律實為律本吹以考聲列以

候氣吹之而氣和候之而氣應以定黃鐘之長三分損
一隔八取之律娶妻呂生子生生不窮而十二律俱定
焉是黃鐘者陽生之始陽氣之動為聲氣之元而下生
上生乎十二律者也雖有十二律之不同實一黃鐘而
已未和以律則為依永之聲既和以律則為成文不亂
之聲如黃鐘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
呂為羽大不過宮小不過羽長短清濁無毫髮差由是
以此五聲被之八音音無不諧而樂無不成矣聲之未

和以律則原於人心聲詩之天聲之既和以律則協於造化聲氣之天此舜樂之生成所為純乎天也此韶所以盡善而魯論一書夫子所以於韶三致意也重華往矣樂備於周六詩之教六律六同之奏見於周官其得命夔遺意則不與重華俱往也詩亡春秋作而樂始壞賴孔子興詩成樂之教使雅頌得所而後樂復正正之未幾而摯齊干楚魯樂又非矣漢興謂無意於樂不可高祖大風之歌孝武秋風之辭悲壯慷慨視古詩已有

愧况房中之楚聲樂府之淫靡抑又可知詩既如此律
尤非矣張蒼雖云定律實補綴未詳也考武置協律郎
官以李延年為都尉頗著新聲然未達音律之原律豈
如是其易協哉元帝以知律自命劉歆亦號研精孟堅
漢志皆歆手出也而律終莫之定詩非古之詩降而蘇
武李陵又降而建安七子而詩之歌與聲不可和於律
律非古之律晉氏以下求之金石之尺梁隋以來參之
累黍之數尺之互有短長也黍之地力不齊而大小難

準也而鐘律不定終不可諧於音遂使生成純乎天之樂與重華一去而不可復得焉徒以重君子懷古之嘆而已愚故曰難以出於帝世者望之後世也抑又疑之劉昭之補後漢志也謂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審然則易律一也易之陰陽如環無端而律之相生窮於仲呂何也意者易以道陰陽故終則有始律以陽統陰於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歟易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而已易無不備

則十二律六十調無過黃鐘一聲而已故仲呂有十二律之窮反生惟得八寸七分為奇所以為變律之首而不成黃鐘之正聲若黃鐘正聲則常為君而不復為衆律役焉是理也在聲為中聲在氣為中氣在人為未發之中與發而中節之和焉吁詩本於性情而為中和之聲律稽之度數而為中和之音則樂其天矣誰謂帝世之樂果不可復也哉

論地羅四卦

地羅二十四向十二支即日月所會之十二辰嫌其定向未親切也倍之為二十四十干戊己屬中央土不可列於方隅只得但取八干而以艮巽坤乾補其四隅合於後天八卦之齊乎巽居巽於東南致役乎坤居坤於西南戰乎乾居乾於西北成言乎艮居艮於東北可謂巧而當矣因是卯即震午即離兌即酉坎即子何必沒子午卯酉四支之古而以震離兌坎易之乎至於納甲之法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艮納丙兌納

丁皆有定位而坎納戊離納己無定位蓋六卦之陰陽
即坎離中爻之周流升降朱子之註參同契曾言之矣
今有謂坎納癸申辰震納庚亥未離納壬寅戌兌納丁
巳丑恐未必然也若夫五行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
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
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火木陽也金水陰也水陰根陽
天一生之故也火陽根陰地二生之故也今有謂天一
生水水為陽故後天壬癸之水屬焉壬癸之水可自為

陽否乎地二生火火為陰故後天丙丁之火屬焉丙丁之火可自為陰否乎後天以陰可易乃以巽為陰坎為陽艮為陰坤為陽巽陰坎陽當然也謂艮為陰坤為陽乾陽物也坤可為陽乾亦陰物也耶

定宇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定宇集卷五

元 陳櫟 撰

說

孔門傳授圖說

孔門弟子從游者三千速肖者七十

世傳七十二賢史記有七十七人

今不能盡列之姑記以十哲冠於首曾氏父子次於後
姓名見論語中而可稱者又次於後凡二十五人夫單
傳聖道者曾子而不在十哲之列則知十哲世俗論耳

兼乃孔子思從在陳蔡者而列此十人非謂十人之外
無可與班者也曾參乃點之子時尚幼小未及從於陳
蔡故不在十人之列歟顏子為孔門高弟第一人惜其
早世其學無傳其餘弟子雖多授徒然不免愈遠而愈
失其真也獨曾子之傳最得其宗今曾子之格言見于
論語其著述成書見于大學可攷也曾子傳之子思子
思見於中庸子思傳之孟子孟子之學見七篇軻之死
不得其傳焉雖有公孫丑萬章之徒然觀其難疑問答

見于七篇中者率皆淺陋不足以與于斯道之傳也孟子之門氣質稍純正者惟一樂正子克然僅在善信之中尚未免有從子敖之失韓昌黎所謂軻死不傳信矣直至宋周程氏出而千載不傳之絕學復繩繩至今云

陸敬仁友名字說

天台陸君敬其名仁友其字侍親來吾邑與呂君安貞交聞東阜一叟陳櫟名諉安貞為求字說未之得而歸踰二年千里寄書安貞拳拳求之不置予雖老懶忍

不為一言予聞之安貞陸君年英妙資純敏好學篤取
友端予味其名若字包涵關繫甚大且重非泛焉名字
比胡可率易言敬百聖相傳心法也始於堯曲列聖諸
大賢傳此一敬諸經論孟諄諄此一敬一心主宰萬事
根本此乎聖學成始成終此乎在君之親命之以敬自
一稱此名敢不盡其寔而一毫一息不敬乎仁之一字
始見于虺誥至洙泗之教莫大于求仁包四德冠四端
天尊爵人安宅寔在此仁孔門傳授心法莫要于荅顏

子者次告仲弓告樊遲始明以敬教之居處恭執事敬
敬也出門使民如賓如祭敬也克己復禮雖乾道未易
能然恭敬之心禮也復禮之禮禮中有敬焉仁為心德
心本與仁一而私欲二之無私欲而有其德即仁矣若
何而能無私欲必也敬乎動靜表裏一敬自持須臾有
間私欲萬端不敬則不仁求仁必持敬聖人復起不易
斯言矣然為仁雖由己而輔仁不能不資乎人故曰以
友輔仁又曰友其士之仁者必友士之仁始能輔我以

為仁然必我有此仁始能友士之仁否則我有愧於仁
仁者之友胡可與我友哉陸君誠能內持敬以求仁外
取友以輔仁一聞人以仁友呼我我必自反焉必用力
為仁友不亦宜乎余雖未面陸君不知其人視其友由
安貞可以知陸君焉聞天歷己巳浙江鄉闈三十一路
共二十有八名而天台占其五其人皆英俊陸君皆得
交之鍾天台之英亦固應爾天台上應台躔非他名山
比鍾竒毓秀必非凡人孫興公所謂仍羽人于丹丘羽

人仙也君家放翁寄朱子詩曰有方為子換凡骨來讀
晦翁新著書蓋謂文公書即換凡骨之仙方也君盍告
所交之五君不求仙于仙而求仙于文公書出而瑞世
為人中之麟為朝陽之鳳使應台躔之山益因人而加
重不尤偉乎君之名若字敬與仁之全體大用盡在文
公所著書中予也言輕借曰不足深信君家放翁豈欺
君哉仁友其勉旃

江楚望淡生活說

婺源楚望子江君岳詩稿曰淡生活宛轉求于一言予
未識其人未見其詩予何言哉辭不可作乃贈予詩二
章謂嘗一臠可知餘味為求言復諄諄不置予何得無
言哉冷淡生活香山居士語也今去冷獨淡詩病不淡
耳淡奚病哉樂聲淡則聽心平是故樂貴淡張籍學古
淡是故詩尤貴淡然淡而非槁無餘味之謂也一毫牽
強不可謂淡少不出于自然不可謂淡外臞而內腴形
枯而神澤斯為淡矣昔人論蜜取其中邊皆甜予今論

詩非取其中邊皆淡也能以理為主以氣為輔以興趣
品格為高以渾然天成為妙其殆庶幾乎老子曰味無
味叅透斯言淡生活當長一格抑聞君之曾大父字子
大與朱文公王雙谿游皆愛重之以詩唱酬不知子大
視二公斯知子大矣抑又聞子之淡生活古修江君名
之其琅玕閣暨取叢祠龜陰歸之學官又雲峯胡君名
之記之不知楚望子視二公斯知楚望子矣噫甘泉有
源珍木有根子之詩根源安在曰子大杜子美非審言

孫乎能以此自懋淡生活又當長一格

和詩說

詩歌有唱和尚矣自舜作歌皋謦歌始春秋時賦詩必
荅然不過賦古人詩耳孔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
後和之和即謦也荅也降而李陵蘇武詩體雖變唱荅
則同又降而至盛唐詩體又變唱荅不變杜韓諸集班
班可考然有和意不和韻尚有古意又降而白樂天元
微之之徒則和韻矣全失古意然如車斜家花韻尚可

押愈降愈下以至於今波頽風靡益可厭惡詩非詩韻
非韻險韻俗韻獨脚韻往往而是詩之天趣絲毫無有
豈詩也哉和韻詩前輩多非之韓陵陽不喜和人韻楊
誠齋深言和韻之弊見於荅徐賡書其言深切痛快此
等議論後生想耳未聞亦慮不到率謂見人有詩即當
和韻耳近有一等無知之徒效人為園亭若干詠題扁
蹈襲而俗辭語鄙俚而謬且以和韻強人無知者又為
之先和而宛轉以求于人應之者亦紛紛用其韻一是

皆不知而妄作何等詩乎證之先民裴迪之於王輞川
韓昌黎之于劉虢州蘇長公之于文洋州楊誠齋之于
向鄉林少者十餘詠多者五十詠只取和其題意並無
和韻之例後生亦嘗攷之乎唱者為轉求者應之者率
皆冥冥不知其非以為當良可憫嘆今書此示初學

得與山房說

余與得與查君生同年學同志聞名而神交識面而心
契二十年前乎今雖余亦以德宇呼君也今年春君過

余偶談及比亦有以德宇代名者秋七月君忽緘得與山房記諗予謂本取孟氏思則得之天所與我之意四方朋友見呼以德宇者殊非所以扁山房本指而且徵予一言意者君惡聞孟公之驚座嬾裁子夏之小冠故以是別之與姑舍是試相與繹軻書之蘊所謂思則得之者接心之官言此天之所以與我者併耳目心官之三者言推廣言之則如大學序所云天降生民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中庸或問所云天之與我者無一

理不備亦無不可者大哉心乎兼五常具萬善位天地
育萬物總不出方寸間神而明之全于思乎在天之
所以與人者莫大乎此心人求得天之所與者莫大乎
立此心若為立之思焉耳審克思之則天之與我者可
得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耳目之小者詎能奪之放而不
思則天之與我者雖得之必失之大者不立必役于形
而耳目得以奪之矣如之何勿思天之與我者雖同而
氣質有昏明粹駁之分則所以與人者因之而不同君

氣清而質粹天所以與君者過凡庸遠甚君少也蜚詩
聲騰文價非無得也今年過強仕乃肯斂其英就其實
卓乎以孟氏為標的將大有得于天之與我者克是言
也如之何勿思先立其大者以致思于心而無徒眩于
耳目溫然而仁天地之春不必吹鄒子之律也肅然而
義宇宙之秋不必賦宋玉之悲也嘉會而禮與亨俱通
不必聚漢廷之訟收斂而智與貞俱固不必運家令之
囊也以程子玩物喪志之言自警毋徒誇洽乎記問則

博不至于溺心以朱子發憤永刊落之句自勵毋徒矜
巧乎文章則文不至于勝質殆不惟上得天之與而且
遠得天之傳允若茲惜不令韓昌黎見之耳是則區區
下交之望已君本求予題詠予不天有陟屺痛賦詩前
賢有明戒嗚呼敢勉為君說之得與主人寧不曰是皆
老生之常譚吾山房又焉用子重下註脚

畢仲永靜軒說

友人畢仲永請曰曩仲毅兄之游吳門過錢塘也出先

生餞行詩于虛谷方公公和韻餞之且賜以字說時永
壽惜不偕行不得與此賜今永壽讀書所扁以靜軒願
併賤字一言以指南之予曰表名以永扁軒以靜其本
先聖仁者靜壽之云乎請廣其說夫子以動靜樂壽分
屬知者仁者蓋以世之賢人君子資性有此二等知者
精明之意多仁者渾厚之意多動靜以體段言樂壽以
效驗言故也然安于義理靜而常覺豈有仁而不知者
定而能應寂中涵感豈有終靜而不動者靜而有常固

有壽理然仁者不憂樂天知命豈有仁而不自樂者夫子分仁知而各言學者當合仁知而兼體所以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朱子武夷精舍之仁知堂詩亦曰我慙仁知心偶自愛山水程朱二先生皆合仁知兼言曷嘗岐而二之哉子之尊先大父梧山翁尊先君子觀竹翁種德累仁子宜益培之合洙泗言仁程朱論仁同其精微實諸踐履知及之仁能守之內無私心外皆當理全體而不息焉進學以知為先務成

德以仁為要歸中庸曰有德者必得其壽非必之降年
之天而必之方寸之天萬物靜觀率皆自得靜極而動
樂與人同培累世所種之德而獲之飫之萬里鵬程搏
扶有日豈偏于靜而忘世者將壽域在茲樂地即在茲
先聖先師亦無間于斯言

傅神說贈婺源王勝甫

藝之精者為能使造化出乎吾手孝之純者欲常使親
在吾目噫豈易與俗人言哉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百人

百殊千人十異一物各具之極皆自萬物統體之極出焉此造化之造化也而精于傳神者一心即鏡照之於內兩眼亦鏡照之于外得之心寫之繪素無異于鏡鏡其人始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今道也天也自吾手出非吾手之造化而何故曰藝之精者為能使造化出乎吾手勝甫以之今夫人寓形宇內有盡而子孫之心無盡他年親目遠日忘所賴以傳遠者神是已子孫嘗逮事者見之如親常在目中固也不逮事者亦可于此識

其形容雖不逮事猶逮事也老蘓有言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又或誌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嗟夫此于外人且然況子孫之於親乎子孫欲見之而不可得今得見所傳神則世美思于心世傳荷于身敢懈而不益虔乎故曰孝之純者欲常使親在吾目孝子慈孫以之人生壯老容隨年換自記其顏此在其身責未在于子孫世有不珍襲先世之容張以驅禽雀護禾黍者有捫其絹用糊厨者有

付婢以紉履者斯人也不有其先若此沒身難矣而況能有子孫乎因書之以為世戒

平世閒人說

石泉吳子自號名世閒人予謂之曰閒人甚佳名世難稱曷不曰平世閒人石泉韙之徵子說予辭不獲諗之曰漫為清世一閒人康節詩也老景清閒如啖蔗東坡詩也自一命以上即不得閒幸遇平世本不當閒生平世為閒人老景也斯可然老不得閒往往而是子之年

已垂及涑水入耆英之年乃能水其心雲其身一毫外
物莫能撓之當東坡所云之老景為康節所云之間人
禹稷當平世願為子不可得也子年少亦嘗一命今老
矣前日事姑付春夢婆一笑中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隨
寓而樂消其清閒與其為平世貴人而不閒孰若為平
世閒人而無辱以當貴乎石泉掀髯大笑曰子言良然

實卿字說

予族貢元公之曾孫光穎而淳少從予學弱冠請字字

以實卿屢請說今甫克為之自務光以來名光者多矣
畧舉之若田若霍若孔若嚴若錫若斛律若沈以洎南
渡李皆名光或顯而不稱其名或隱而能完其名人品
不同而名字稱德業符莫如司馬公聞于耳可警于心
者公之字是也易曰篤實輝光孟子曰克實而有光輝
光為實用實為光體尚矣書之重華本于允塞底至齊
信發于用昭明大學之誠于中形於外中庸之誠則形
形則著著則明樂記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皆是意

也溫公之字君實實為篤實充實無愧於其字者朱子贊其遺像曰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上十字實也下六字光也惟其有篤學力行清修有德之實宜其有言與功烈之光功烈之有光于當時元祐相業是也其有言光于萬世通鑑三百五十四卷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是也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實卿乎聞實卿之稱警于心而懋實字之實吾家陳潭地記之所云云雖應城公以親叔第于

前福倅公以親姪第于後貢元公以福倅親弟貢于次
舉俱未足以契券地記之言子能刻勵力學懋其茂實
蜚其英聲如溫公之德言功烈光于一時萬世者亦人
所為耳契券地記之言安知其不在子乎嗟夫實卿其
尚懋之哉誰謂華高企其齊而

自批云尋常字說無許多字此欲詳盡固不得而畧
也試味之中有不緊切閒字否

震齋說

易自蒙至節可取以名齋者十七八卦扁齋以震於同
邑戴公舜舉見之震卦德為動于卦象為雷遠取于物
為龍取一索得男為主器之長子卦爻辭及象傳辭參
取之惟于龍未之及大象傳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
省用易以切已省察其義大矣哉然反覆玩繹全卦之
深意非徒聞雷震而畏天威方修其身省其過也卦辭
與初九爻辭皆以震來虩虩恐懼貌夫子傳之曰恐致
福也震一陽動于二陰之下有亨道焉所以有亨道者

以恐懼可致福耳夫子深意豈徒于既動而恐懼當如中庸所謂恐懼乎其所不聞致靜時涵養之工夫繼以修省致動時省察之工夫此動靜無違于敬之事也先儒謂敬字惟畏近之恐懼即畏也畏即近于敬也此不聞亦式之天豈待聞雷之震驚始恐懼修省也哉莊周之書寓言十九然于易有得曰易以道陰陽先儒深取之又曰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嘿上句乃靜中涵動龍之現震之龍也下句乃動中涵靜雷之聲震之雷也

二言精微借以證震卦之義淵乎旨哉戴公有得于震而善用之吾宗弗齋翁為之記善矣公之孫庭芳君葺祖之齋而新之錄記文示余欲余下一轉語敢釋此說以補先儒與記之所未備援濂溪養心亭說例題之曰震齋說

子馨字說

松莊趙君五嗣與竇氏五桂同第五賢郎自幼以芳為名未字也不鄙下問于予僭字之曰子馨申之以說焉

周書明德惟馨唐賢曰惟吾德馨馨者芳香之氣味德者芳香之本根愚願子馨講學以明夫善躬行心得以誠其身則芳馨之德斂之不出乎方寸芳馨之譽播之彌滿乎六合趙韓王道理最大半部魯論之相業時來則為之矣以多遜為哉予之所期望于子者甚大子必勉之

族姪孫子敬子襄字說

族兄八府君二孫長曰翼年踰弱冠次曰贊年亦幾弱

冠矣字猶斷斷未定決於予予曰命名初意翼本詩之
翼翼贊本書之贊贊歟曰然今字翼以予敬字贊以予
襄可乎皆曰唯遂申其說告之翼而愈翼欽敬之不息
贊而愈贊輔贊之不息也潛心文王于何求之曰小心
翼翼之敬而已敬為百聖相傳心法能緝以修其誠熙
以克其明于無不敬而知所止焉他日用之則行起心
上之經綸其能為臣止于敬必矣臯之陳謨疊疊忠嘉
大禹主張國論以可績許之臯明道不計功惟思贊贊

以襄成治道焉耳能思臯之思他日用之則行輔贊襄
哉之成功雖致君舜上可也府君之祖貢元公與親兄
福倅公同習詩經領薦鄉郡垂上春官齋志以逝距今
三世矣一經相傳赫赫如昨日事二子誠能博求之經
史子集反而約之思無邪之經提二祖詩經之筆以掇
取巍科亦分內事昔春秋時有陳敬仲曾子弟子有子
襄皆古君子苟能敬如敬仲聞大勇如子襄居今而思
古焉是亦古君子也奚必多讓彼曰古之人古之人立

志如此不寧惟余之望亦而祖府君之望尤貢元公之望

族孫存心字說

族孫良祖從予游請字予字之曰存心拱而請其義予曰孟子謂存乎人者宜無仁義之心哉仁義之心即良心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欲無愧于為人在乎存此仁義之良心而不敢放耳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此操存字與存乎人之存字類此舍亡字與放其良心之放

字類存放之幾不可不謹也始也操之而後存及存之
之熟不待操而常存而祖所以存方寸地留與汝諸孫
耕者實在此能存良心學成見諸用起心上之經綸雖
莫大事業皆由此焉克之良祖其存此良心以印而祖
之心哉

歙縣吳戎子元字說

戎其名者曲午之世有之今歙邑吳君亦以戎名而字
子元徵說于予予曰王濬仲不足名也予請大之元戎

十乘詠于詩戎之子元意應取此古人文武全才出將
入相非如世叔偏長是矜學古入官十乘先行亦分內
事耳元大也亦仁也文王作易曰元亨本取義于大孔
子贊易曰元善之長體仁長人始取義于仁大且仁元
之義盡矣辛憲英曰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
元戎統數萬衆民命國命寄焉非仁曷以子元勉乎哉
今日之入孝出弟所以本此仁他日之入相出將所以
廣此仁子元勉乎哉果力此言王濬仲焉得不風斯在

下

戴則翁字說

同邑隆阜戴君望族也元式其名則翁其字世業儒以明經授徒祖蜚聲舊京庠伯兄為昭武樵溪書院長前教授上饒洪亦山嘗委則翁為郡泮掌書觀其家聲令聞其賢可知年踰強仕矣猶不自足需說于予予味君之名若字其本諸周書之式和民則乎式敬也民則也者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則也司徒掌教自唐虞已然

敬敷五教在寬與式和民則異辭而同旨式即敬也和
即寬也父子有親父子之則君臣有義君臣之則凡人
倫所當然皆謂之則式以致其嚴和以全其寬式敬以
為本和寬以將之民則盡矣其易和順於道德之意乎由和
民則而盡性以致于命焉精微而見天則克極而順帝
則皆性分內事希賢聖事則翁其懋之我能式敬以和
民則人必將于君子乎是效是則則翁其懋之味其說
而踐其實將必大有可敬者豈但如石屏戴式之以詩

鳴于一時而已哉

張元玉玠字說

郡城張君玠明善張先生之曾孫也其家世之詳具見于虛谷方公所為張先生誌銘中十世儒家今以儒飾吏尚留吾邑至順庚午孟秋下旬偶爾簪盍以予于其伯父仲文公四十年庠序交游之契不鄙令訂其字謂小字元之自幼已然然兄弟四五人字之下一字皆玉字兄字伯玉長弟已字仲玉今欲易字與兄弟協恐人

相呼已慣不我從可若何予曰元字不必易但易之為
玉字足矣元玉喜拱請其說謹按許氏說文玠大珪也
周書稱奉玠圭又按廣韻亦云玠大珪長尺二寸而詩
書通作介圭介大也崧高曰錫爾介圭韓奕曰以其介
圭說者曰諸侯之封圭執之以合瑞也今字元玉元大
也與介義同元之訓大自文王彖易始元亨在占辭不
過曰大通夫子贊易始以元善之長體仁長人發易之
蘊焉小戴記備言君子于玉比德願吾元玉於溫潤而

澤仁也以下心潛而身體之玉其德以玉其身行已立身粹然無瑕公卿輔相時來為之自漢蕭曹以降由刀筆秉鈞衡者比比皆是矧君本儒雅子弟雖如申伯受介圭之錫韓侯以介圭入覲亦非分外物修其在己俟其在天元玉何損焉昔秦子初字太虛後改字少游人但曰少游不復呼秦太虛第更之有尚呼元之者出吾此說相示一笑必改呼元玉元玉云君歸以此呈尊伯父亦當以吾言為然

金伯明字說

同邑金兄若愚尚書忠肅公之八世孫也生三歲而孤
大父健教育之以今名更其乳名既冠朋友字之曰伯
明玄默澹澹之歲始從予游徵字說甚勤諗之曰橫渠
張子有言有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天地之性存
焉何謂反之變化氣質是也天地之性本無不善氣質
之性不能皆善清者智濁者愚智即明也能力學以變
化之如中庸之百倍其功則雖愚必明矣若愚而變化

其氣質其惟希賢乎所謂若愚即顏子之如愚也顏子
明睿所照即始見終其聞聖言觸處洞然夫子初以如
愚言之退省其私亦足以發坦然由之由即行也宜終
以不愚許之然顏子初不以明睿自居也遵聖師循循
之誨博以文以致其知約以禮以力于行知行益進既
竭吾才見聖道之卓立與始之瞻忽大不同已見到聖
人之地步但欲從末由未能到聖人之地步耳守之也
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程子顏好何學論

所謂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可以助張子善
反之之功焉伯明年富力強可以積學有待顏子以如
愚得之如參也亦竟以魯得之矧若愚魯而非真愚魯
乎果能自今以始善學顏曾則子畏顏曾乎顏曾畏子
乎伯明苟然予言其必勉之

趙子用字說

霖雨蒼生傳巖相業用汝作之實在高宗夫人幼學壯
行有體必貴有用用之則行不能自見于用用之體在

我用之機在君孔孟之道用之可雷域中雨天下奈時
君不能用之故曰苟有用我王如用予無用之者雖孔
孟不能以自用況學者乎趙君霖其名翩翩佳公子也
妙齡秀發有志于學邂逅相遇請曰友以子雨字我願
說諸子曰左氏謂雨三日以往為霖霖之為雨其誰不
知詩家每單用霖代雨字如一滴秋霖白一莖芭蕉葉
上認秋霖奚用贅以雨乎盍更之曰子用何如君欣然
可之請其說遂諗之曰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傳說

一方寸心霖雨之源所自出決洽以沃君心霖雨之流所自先由沃君而澤民霖雨之流所宜澤大需也天下無無體之用體安在曰在己之心所以開啟己心者其必由學乎六經學字開端于說命傳說惟自學以啟己心全體既立故能闡其學以沃君心以澤天下大用斯行君今年甫踰冠如日方升舍學將奚事或問朱子傳說亦讀書否荅曰不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君盍監此多讀書以培其學勉學務以啟其心由科目以奮

其身用汝之機端在此乎肇昔趙書記以魯論相天下
非君當家衣鉢乎願力勉旃誰謂華高企其齊而

槐堂程叔固字說

丞相吉國程公之曾孫莊壽字叔固徵說於予按莊生
逍遙游篇有大椿等說無壽字櫟社章始有壽字故能
若是之壽是也緬想孩而名之初不過愛子而願其壽
取八十春秋意耳叔固其字恰有深意敢撫大易魯論
及先儒議論發揮之以塞雅命可乎乾文言曰貞固足

以幹事大傳九卦曰恒德之固也朱子本義謂貞固者
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是也常者守不
變而常且久是也余謂貞固恒固守有常其壽之基本
歟側聞叔固以相國曾孫能敏而好學妙齡方十有四
距古者入大學之年亦既適只願希先聖之志于學以
自力志之者朱子謂念念在是而為之不厭也持守堅
定不可搖奪是謂志志為氣帥三軍之帥可奪而志不
可奪守之不固志或可奪不得謂之志矣先聖十五志

學初一進經十五年至三十而立朱子謂有以自立則
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持守堅固卓然有立固之效驗
至是純熟自無改初年之志也愚願叔固隆師親友下
十餘年堅固工夫至三十即先丞相戊子己丑之年也
踵世科丞相譜亦分內事券內物其毋多遜莊生所謂
能若是之壽自不待言而可知老生亦曾用于固守者
惜時不早逢中嘗似逢而老迫矣今槁項黃馘亦忝八
十有一甘心于無所可用者叔固其以我為戒而及時

以懋之哉

高珉仲溫名字說

乳溪名儒高公名叟之孫其生也祖善視之名之曰珉
年幾弱冠矣友字曰仲溫好學不倦其師王君彌道余
友也將赴江寧教官來別余因言曰高氏之子方從吾
游今茲之別有依依不忍釋意盍即其名若字惠一言
勉進之余遂為之言曰昔陳君舉有言古之人拙于取
名而工于制行後之人反是其取名也工其制行也拙

余以其言槩觀世之人動以玉璠璣珪璧等自命名工
矣于稽其行果玉與果璠璣珪璧與今夫珉美石之似
玉者也子之祖以似玉之珉命子非新也非拙也自抑
而不自誇也詩不云乎溫其如玉亦頌其人之似玉云
爾祖以是名孫蓋望孫自似玉而勉勉進于如真玉而
溫溫子其工于制行以副祖之望乎聘義之論玉曰溫
潤而澤仁也于玉比德以仁冠之其意深而涵今參之
樂記之言春作仁也洎真文忠公之言曰溫然而仁天

地之春其仁也包四德冠四端心德之全人道之大如
春之冠四時而貫四時者也子其用力于洙泗之言仁
匪直如玉之溫必如其溫潤而澤之仁處已待人溫然
一春則子之進于學進于德未易可量將與洙泗門人
揖讓周旋其間夫然後方無愧而祖之所名孫與友之
所以字子者余老矣行年七十有六矣星翁有許余年
過九十者或庶幾其言望乳溪之濱有氣白如虹晝夜
貫天者必子也

程持敬兄弟字說

程君與京命其子曰紹祖塾師以持敬字之或謂與名似不應予曰奚而不應也紹聞衣德言申之以敬哉奚而不應也與京曰先生盍說諸使小子終身受持何幸如焉予因諭之曰商周老臣懇懇以敬格君必進以法祖父訓其子師訓其生何可不然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子也今呼其名凜若大父之臨其上敢不敬乎持之方子朱子盡之從事于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

裏交正靜而敬動必敬可也表能敬裏必敬可也窮為
良醫司人性命達為良相迪上以為生民立命此而祖
以來所兢兢然者苟念厥紹敢不敬乎子之八世祖克
菴公受尊德性齋銘于子朱子尊德性即持敬之大本
大原也深念及此敢不敬乎次子曰繼祖字樾敬繼即
紹也勉于敬即所謂持敬也而兄弟無二祖亦無二敬
也嗟乎二子其尚敬之哉慎無曰此老生之常譚

古杭杜彥和字說

杜君仲禮字彥和其先世大明人南遷寓古杭多年所
矣予初識之見其貌溫如其言隱如舉動從容志趣純
篤心敬之一日拱而徵字說于予一再辭請益堅予愛
其質之近道志之向學也欲因以勉之臻于成遂不終
辭夫禮之體嚴而用貴于和禮勝則離固以和為貴和
勝則易流又以和而不流為貴是故必以禮節之有子
之言中正不偏蓋聞之夫子者也何以言之夫子傳易
履和而至履以和行履禮也禮貴于和也又曰上天下

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曰辨曰定非和之節歟天
秩有禮自我有庸必要歸同寅協恭和衷焉和衷和也
寅恭節也書易魯論其歸一揆耳子之年方近三十以
如許純粹之資質又超然欲拔出于舊習外苟求名師
賢友琢之成之始以十年方強仕所進何可量聞子之
先大父諱濟而字汝舟蓋志乎商相事業者膏志以沒
豈無望于後之人若作和羹爾為鹽梅彥和勉之如和
羹不偏于作醎亦不偏于作酸即不倚於一偏禮而和

和而節之理也他日果能學成行修時來即為雖如如晦之相貞觀祁公之相慶歷善繼子大父之志而光大之亦分內事何讓焉子以為愚之言乎非也愚聞之先儒先儒聞之夫子有子夫子聞之天

任時仲字說

同邑任君士敏時仲其字求說於余雖未有半面雅然聞其人於吾友宋君道源知其好學不厭者也遂為之說

任得姓甚古證之左氏傳自滕薛朝魯知薛姓任暨季
任為任君處守以幣交孟氏則又以國姓矣自茲代有
顯人而人物莫盛於眉山之任攷字遵聖弟伋字師中
皆舉進士與老泉東坡厚遵聖學問氣節名埒老蘇令
平泉有遺愛子伯雨為右正言力攻章蔡直聲鏗錫宇
宙間諡忠敏忠敏子象先中詞科申先中書舍人師中
知瀘州東坡嘗贈之詩曰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壯
日千里別來十年學不厭讀破萬卷詩愈美可尚也已

今味時仲之名若字其本諸說命乎敏有二義有天資之明敏有學力之勤敏敏而好學以天資言務時敏以學力言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孔文子性敏而能好學夫子所以美之子敏于學而不時是學而不時習非敏也傳說所以為君言之子能為時敏是務專力於敏又無時而不敏如顏之服膺而不惰如曾之日省而傳習不至如求之今女畫賜之倦學願息乾健無時而不流行子之自強不息者能與時以偕行是又今之任師中

十年不厭而萬卷讀破者也聞君之一宗多聞人其希
遵聖之伯仲忠敏之父祖子孫安知他日吾休陽之任
不趾美眉山之任乎昔楊修謂揚雄為吾家子雲子亦
宜曰吾家遵聖師中伯雨也當家有先哲舍是將誰希
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下十年不厭之工夫以之應舉券
內物也他日誰敢與諸任齒乎時仲其勉旃

程仲本字說

長樂大尹程公之令子植先字仲芳廣東廉訪僉事詹

公為之更曰仲本當矣仲本以方十有八之年侍親遠游今歸而再往也道過寓館徵字說于予予於其大父信齋公以來託世契恐不為一言以發詹公深意而玉成之歟按朱子于本立道生註曰本猶根也凡植木未有不培根本而能生生而遂其枝葉華實者柳子種樹傳盡之不及者根拳土易過之者爪膚搖本皆非也韓子亦曰既其根將食其實人之于學也何莫不然性之未發為大本情之已發為達道必涵養大本以致中方

能行達道以致和理性情不先立其本可乎物有本末
致誠正修以明明德本也齊治平以親民用也國家天
下之事業不先於身心以立其本可乎語所謂孝弟為
仁之本孟所謂事親事之本守身守之本體立而後用
行皆自本根之立者始子每呼植之名聞仲本之字當
體詹公美意深領而力勉之先篤學以立本體它日待
時以達功用邇敬甫南窗洛水諸公而踵其世科亦學
者分內事耳詎止趾祖父之美而已昔伊川之著顏子

所好何學論也非正如子之今年年十有八乎顏淵曰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子必勉之子往拜詹公其出此說
為我請教焉

戴彥成字說

節齋先生漕元戴公之次孫子植字彥成需字說於
予諏所本本蘇長公三槐堂銘遂綴葺授之

封植之功必世乃成東坡為王氏植槐言也十年之計
種以木百年之計種以德王晉公植槐雖種木寔種德

耳晉公植之魏公果成之植德於前成功於後功之成
德之符歟重席侍中之苗裔種德數世矣帥幹公奮于
前漕元公紹于後德浮於功留以遺後之人中庸曰天
之生物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天下無倖成之事而
有倖成之功乎必魏公始能成晉公之植則夫成祖父
數世之植者非彥成之責而誰之責也老泉曰功之成
非成于成之日必有所由自余亦曰功之成雖自於植
之日必勉其所以成

戴叔永字說

節齋先生漕元戴公第三孫子載字叔永族姪實卿
為其塾師為之求字說勉為之諡曰

人情莫不欲壽書曰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永年壽也富
矣何加曰教之必教之則全攸好德之天以迓續延洪
降命之天是則永年存乎天所以永年存乎人然夏曰
歲商曰祀周曰年前乎三代為唐虞則謂年為載子之
名取唐虞深意端有在唐虞之世民醇壽永後世莫及

焉何世不可為唐虞子其樂堯舜之道一旦獲用則致
君堯舜之上自躋仁壽而躋民于仁壽亦分內事耳陶
靖節自謂羲皇上人子豈不可自謂唐虞上人乎惟以
永年孰加于是叔永勉之

叔明字說

予束書渠口怨齋汪公之門者三年公之次孫德馨甫
五歲警敏可愛已知尊師予甚嘉之別一十有三載為
至治三年其年與李蟠通習六藝之年符予甥仲文為

其塾師字之叔明求字說予不得辭也諗之曰至治馨香至明德惟馨姬公猶訓也意宏大理精微有味乎其言哉至治之馨超泰稷之馨明德之馨達於至治之馨明德之馨體也至治之馨用也自堯以降羣聖猶曰明德況希賢之士可不務求以明德乎猗歟叔明子之年方十有七志于大學正此其時盍於大學致力焉格致以啟明德之端誠正修以盡明德之實加以數年出應時需幸逢至治之時翊贊至治之治體立而用行姬公

豈欺我哉

族孫字成與祝辭

族孫善從予游六年將冠其尊人字之曰成與謂予
為之說予惟古重冠禮必有祝辭載之儀禮班班可
考朱晦菴之子冠也劉屏山實為之祝辭焉今始加
元服敢祝之曰

冠而字之以敬其名為之祝辭儀禮是程族兄孫善字
曰成與鑿鑿有稽厥有國語昔趙武既冠歷見諸卿惟

韓厥忠誨期以人之成冠為成人在始與善元服始加
謹始此乎勉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古之祝辭亦于焉是
力所謂善否此其一初慎所與哉觀孰與為徒一陰陽
謂道繼之者善孰不成性君子道鮮君子成德成之實
難成之曷難于所與乎關孟道性善堯舜是稱與人為
善惟舜為能舜何人哉有為亦若是由希賢希聖斯為
成矣然欲與善在矜心是去矜心未去善將不吾與又
欲與善必堅存實念實念不存誰與我為善成當大成

豈特小成母以成自居將趙文子並稱慎所與哉我其
朝夕兢兢

月鼎衍義

鄉友吳君鼎其名月潭其居月鼎其號微一轉語於
予予曰君二千石苗裔儒家者流而道法是好有意
內丹之術君稽魏伯陽之書以月之晦朔弦望為丹
爐之火候蓋月鼎一大證據也其說曰乾坤易之門
戶衆卦之父母坎離匡郭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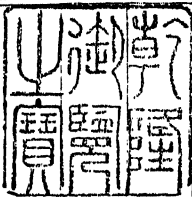
索篇蓋乾坤以人身言之則乾陽在上坤陰在下而一身之陰陽萬物變化終始皆在其間所謂金丹大藥者也然則乾坤其爐鼎與乾坤位乎上下而坎離升降于其間水也汞也青龍也精也皆屬乎坎火也鉛也白虎也氣也皆屬乎離然則坎離其丹藥與納甲之法乾為望坤為晦震納庚為月之生明而兌納丁為上弦巽納辛為月之生魄而艮納丙為下弦如橐籥鼓鞀之用者也月以五日為一節六節為一周

初三日第一節之中月生明之時蓋始受一陽之光而昏見于西方之庚地初八日第二節之中月上弦之時蓋受二陽之光而昏見于南方之丁地十五日第三節之終月正望之時全受日光而昏見于東方之甲地此自坤而息由震兌而滿于乾前半月也至十六日則第四節之始矣始生下一陰為巽而成魄以平旦沒于西方辛地焉二十三日第五節之中復生中一陰為艮而下弦以平旦而沒于南方丙地焉

三十日為第六節之中全變三陽而光盡體伏于東北
之士地焉此自乾而消歷巽艮而盡于坤後半月也此
爐鼎丹藥所資以為一月之火候者與前月之六節既
盡而禪于後月則長子繼父復生震卦而震一兌二以
極于乾三巽四艮五以極于坤六循環無端而火候與
月相為無窮每月之朔震始用事為日月陰陽交感之
初于是加修煉之功焉修煉之要安在鼎器歌所謂陰
在上陽下奔乃其妙訣也夫陽上陰下者衆人之所同

陰上陽下者真人之所獨煉其氣而陽反下奔養其精而陰反上潤所謂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者也坎離水火鉛汞龍虎雖互換有異名實只精氣二者而已其法以神運精氣要歸于以火烹水以水滅火凝結而成丹焉夫是之謂內丹內丹成者長生久視後天而老可也其技亦云妙矣證之吾易坤下乾上天地不交之否乾下坤上天地交之泰陰上陽下而成丹與坤上乾下而為泰一也果能致中和則吾身之天地自位吾身之

萬物自有其吾聖賢之鼎丹與月不在月吾之方寸虛
暗即月也鼎不在鼎吾之巽而耳目聰明即鼎也進乎
技矣此非愚言也聞諸空同道士鄒訢者也月鼎欲知
空同道士乎其間諸軒轅彌明



定宇集卷五